

一枚“必胜”的钱币

□胡利平

我至今都还记得那年的春天。营房外，几棵老槐树刚刚冒出些毛茸茸、怯生生的绿芽子，风刮在脸上，那股子凌厉的劲儿已经软和了，带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草根甜味。那是1983年，我穿着一身深绿的军装，在当兵。日子大多是整齐划一的，起床号，训练，吃饭，熄灯。铁打的纪律像一副骨架，撑起每一天。可就在这一个下午，骨架的缝隙里，忽然被一些别样的东西填满了。柔软，却又沉甸甸的。

给我们讲故事的是老连长。他姓邓，我们都叫他“老邓头”。其实他岁数并不大，只是脸上风霜的纹路深，黑红的脸膛像被砂纸打磨过，一双眼睛却亮得很，看人时，仿佛能把你看透。他是打过仗的人，身上有股子硝烟和汗水混在一起、又被岁月陈酿过的味道。那天的政治学习刚完，外面天色还早，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把教室里的浮尘照成了一条条光带。有人起哄，让连长讲点“实在的”。他没说话，摸出一根烟点上，吸了一口，烟雾在他脸前缭绕，把他的轮廓弄得有些模糊。然后，他目光扫过我们这些年轻得还有些青涩的脸，缓缓开了口。

他说，今天讲讲几十年前的故事。

话头一起，就把我们拉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是1938年春天的事儿，地点是台儿庄，一个如今听起来地名都有些悲壮的地方。老连长描述这场仗，不怎么说战略部署，他只说是一场“绞肉”的仗，一寸土一寸血，天上的日头都被硝烟熏得昏黄。就在这惨烈的背景里，他提到了一位将军。他没说什么名字，或许他也记不清了，又或许，名字在这个故事里已经不重要了。他说，是一位带着麾下数千兄弟，去堵一个口子、打一场几乎必死攻坚战的将

军。敌我悬殊有多大？他说是十倍。十倍啊！小伙子们。他重复了一句，声音不高，却像锤子敲在我们心里。也就是说，你得一个人，去撞十个人垒起来的铜墙铁壁。

故事的关键，发生在这支悲壮的队伍开赴战场的路途中。路过一座残破不堪的小庙，将军下了马，一个人走了进去。外面几千人等在等，鸦雀无声，他进去做什么？

然后，将军出来了。他走到全军面前，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。阳光下，这样东西闪了一下光——是一枚钱币，普通的银圆。将军把手举起来，让所有人都能看见它。他说，我现在，要掷钱问卜。他把规则说得清清楚楚：正面朝上，我军大捷；正面朝下，天命难违，我等今日便马革裹尸。

这一刻，时间凝固了，几千双眼睛，死死盯着将军手里这枚小小的、决定着所有人命运的钱币。它被抛起来，在空中翻滚，划出一道短促而刺眼的弧线，然后“当啷”一声，落在满是尘土的地上。所有的目光，“唰”地一下，全盯在那一点上。

是正面。

死一样的寂静维持了大概一秒钟，随即，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滴进了水，全军爆发出一阵近乎疯狂的吼声。这不是欢呼，而是一种从绝望深渊里猛然看到一丝光亮、从而燃烧起来的、带着血腥气的士气。士气，这东西说起来虚，可在那一刻，老连长说，你能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它，像一阵滚烫的风，从队伍的前头卷到后头，刮过

每个人的脸，把眼睛里的畏惧和迟疑，烧得干干净净。接下来的事情，似乎就顺理成章了。第二天，恶战。将军带着这群士兵，真的像一把烧红的尖刀，插进了敌阵。战斗的细节老连长没多说，他只说，赢了。赢得惨烈，但确实是赢了，把那些不可一世的敌人，打得落花流水。

故事到这里，如果就结束了，也不过是一个带有神异色彩的、鼓舞人心的战场传奇罢了。我们这些听故事的人，也跟着松了口气，心里想着，果然是得道多助，天命所归。老连长那根烟已经快烧到手指了，可他浑然不觉，眼神飘得更远。他说，仗打完了，部队撤下来休整。庆功的酒也许喝过了，劫后余生的庆幸还挂在每个人脸上。那位在战场上如同铁铸的将军，此刻脸上也有了点笑意。一位一直跟着他、同样从血海里滚出来的部将，端着酒碗过来，由衷地感叹了一句：“将军，老天的旨意，果然是谁也改变不了啊！这天这钱币，真是……”

将军看了他一眼，没接那碗酒。他又笑了笑，然后，再次把手伸进怀里，掏出了那枚钱币。就是那枚决定了几千人命运、承载了“天意”的钱币。他把它放在掌心，递到那位部将眼前，也仿佛递到了我们所有听故事的人的眼前。

钱币静静地躺在他古铜色的、布满硬茧的手掌里。两面都是正面，没有反面。

根本就没有给我们选择、给我们期待、给我们惶恐的“反

面”。从他掏出钱币，准备掷下的那一刻起，结果就只有一个：正面朝上。

教室里那天下午斜阳的光带，好像突然变得刺眼了。我们这群半大小子，全都愣住了。脑子里先前被故事烘托起来的那种对“天意”“运气”的感慨和激动，哗啦一下，全垮了，碎了一地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更庞大、更无声、也更沉重的东西，堵在胸口，闷得人说不出来话。原来没有什么神灵的眷顾，没有什么侥幸的命运。让全军热血沸腾、决死向前的“天意”，自始至终，都只是将军一个人的意志。是他，在走进这座破庙的时候；是他，在举起那枚特制钱币的时候；是他，在平静地说出看似公平的规则的时候，就已经把“失败”这个选项，从他和所有弟兄的命运里，干干净净地、彻底地抹掉了。他不是把命运交给了天意，而是把天意攥在了自己手里。

老连长最后说，他当年听一位老首长讲完这个故事，也是一宿没睡着觉。他说，从这以后他明白了许多事情。什么是真正的担当？不是跟着运气好的人冲杀，而是在明知道可能没有运气的时候，依然告诉身后的人：看，运气在我们这边。什么是真正的勇气？不是在狂热中不知生死，而是在绝对的清醒中，看清了死的可能，然后亲手为所有人，也包括自己，只留下“生”或“胜”的这一条路。

多年过去了，我早已脱下军装，回到了平凡的生活里。这枚两面都是正面的钱币，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记忆里。它不是金属的，它是用人性里最坚硬也最柔软的部分打造的。它没有掷币的清脆响声，但当它落下时，声音，却能回荡很久，很久。

即使没有行万里路
也要长出翅膀
也要放飞蝴蝶
一只蝴蝶
就能指引一个信徒

用什么心情好呢
要接住这皎洁的月光
膜拜注定苍白
有了凌寒独自开的下联
就有了合适的距离

冰河下封缄的韵脚
开始轻轻翻动身体
关于大地上的五彩斑斓
那是后来的事
她不说春信
只说一场大雪
和雪中舞蹈的浪漫

◎雨落在冬夜

从季节的纵深处落下
无声、也无潮汛的张扬

蜡梅辞

(外二首)

□黎海燕

只是把蓄势的锐利
裹进垂落的重量
这——足够让还未睡去的人
辨出我温驯的心音

不是所有的靠近
都适合推心置腹
若你正紧闭门扉、面壁打坐
那便罢了
默然对视，也算是一场
妥帖的相逢

看人间解读疾苦
砒霜被读成蜜糖
呵护亦作豢养

如果用寒凉，寡淡把我定义
夜的色泽依旧清澈
不生一丝波澜

偏爱总是要有的
比如，对一把倔强的骨头
或不合时宜的嘶吼
因为弱水三千
也因为最硬的矿石
才能炼出最利的剑

◎那些树

枝丫被剔成瘦骨
举着一只只无力的手
总想攥住一缕

不肯逗留的阳光
风掠过
指缝就松了
当最后一抹光
躲进山的脊背
它们便紧挨着
像村口的一排空巢老人

也曾有过满身蓬勃的绿啊
枝叶缠缠绕绕
啾鸣撞着啾鸣
多么热闹的一家人

花谢了，叶落了
果子被摘走了
空巢悬在枝间
蒙上薄薄的尘

可它偏是倔的
枝丫挺着，不肯弯
想再结一树繁华
再等鸟儿
把啾鸣重新填满



王禹 摄